



臨淵堂集  
下

~16  
2391  
2

共  
四  
冊





和  
2391  
2-2

臨淵堂集卷三

書

與判書

志淵并與判書穆淵叅判寅恭



安巖禮木事謹悉而當初節目未知專為宗家貧不  
供祀而作耶抑由於子孫仕宦者遠報本之意歟  
其意恐必出於後所補者也蓋子孫官祿黃山谷所  
謂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者也晏子彰君之賜遍及三  
族則獨不重於流根之報耶祭田雖饒居官者不可  
全然無事也世以官享為榮子孫列邑而祭需只靠  
位土不復效其榮享於心校乎昔右尹公之任順興





也質菴公在關西千里之外馭送祭需於任所豈其為宗家貧窶耶當時必不獨質菴公為然他子孫皆然也於小宗如此則大宗可知也先代之所行如此後人恐宜勉修家法矣且安洞辦置祭位豈欲祭位之後遂廢助祭之禮耶近聞時享時脯燭亦皆買用云果否雖無禮木之禮外任者果燭脯脂隨宜封進容有不可已者愚意以為不問宗家饒瘠為吾所當為可也竊惟大監與羅洞寺洞共出鄭重一言足以一衆心而况是諸宗無不樂聞者也盍與相會發論方便規例使各自輸其誠禮而使有司主之越祀收

納永守勿替如何

與希谷止淵

夜觀使星增輝竊惟萬里原濕輅馬利旋台體一衛慰喜區區更惟季氏台間又陞資昆金友玉并耀卿月豈勝攢賀兩君子明見必於進一步處思退一步而當有戒盈之意政孔聖所云所以為昌者也愚以此語敢自處於曲外知音兩君子者亦必莞爾曰松聲勝似絲竹聲也譜事多年經紀今始告畢深仰緬述之無餘憾而使宗族遍受賜矣况如亮者空糜尸位例蒙一帙之分感愧而已



米麥之惠感感亮愚拙甚苦無牙角自資之策坐貽  
憂慮至此只覺不安于心而此乃希文體先意乎仲  
彰君賜之意也謹自受以自救又以分沾楊湖濱死  
之諸親屬以廣仁人敦睦之惠而不知為謝也  
即聞特蒙殊典惠定公廟主得以為百世不祧感息  
追遠想復并摯竊伏謂惠定公誠忠厚德實一世所  
無間然者而於今尤可驗天之所以報施之必可信  
也再明知為台監回甲也此日感懷當倍常而仲季  
連袂助歡子姪適又聯榜天之慶積善理宜如此遠  
為之賀賀而顧此無一物表賀者謹以紙上一言祝

之曰願大監家世世克紹大監如大監之於先德也  
幸願此區區否

亮曩遊畿湖間於道始得聞閣下八閤竒蓋到處見  
父老相與賀曰安洞大監拜相云從此吾輩漏船上  
百萬性命庶幾得活否試看今年雖云免殺勢將不  
得不散而之四方何也湖中第一樂土如榆城者民  
不安接一望陳荒如清州七千軍兵白骨為四千五  
百如堤川則小民殆無餘存他皆可以反隅矣處處  
又創出都結法結収或至數十徃徃有侵過三十處  
元元如何得聊生竊聞此大監素負德望其必有普



濟之策云云亮於是不勝其為國家之慶而又懼其  
或民間悲惡之狀有未及盡悉也茲以目擊者薦聞  
蓋亦出於恭室之意也竊惟威德或取以備省念否  
古人以作相比新機謂見美於人而已自不便也况  
一牛之喘皆所關心司馬之不肥良有以也銓時經  
邦已必有定筭為一國所願聞者而愚陋不敢請也  
即者冬令鼎席動靜萬相區區慕慰

亮元來蔑識無行人自顧平生最是不孝不弟之罪  
雖日誦無上神呪無以自贖矣又求山之遊騎太遠  
尤為一世之所唾罵此閣下之所深燭者也彼才學

二字其有萬分一相近似者乎忽被謬廁于彙征之  
末上累清朝貽笑四方豈其庚寅秋病未供仕一歎  
乃為欺世之資而致得此歟夫選舉得失大關世道  
之污隆以閣下高見遠識何不慎得及此而置之歇  
后任之舉措之紕繆耶宜即有駁正之論發而尚未  
聞焉亦可異也亮既忝在宗族之末有與他人別則  
終恐後世之譏議必有所歸也朱子有言曰小仁者  
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閣下以此意  
加三思而有以處之圖所以快謝朝野不厭之心豈  
不有光於大公無私之盛德耶而亮亦可以超脫艱



脆本分身世是區區私願也如何如何亮大事未了  
春間又當奔走而似聞感眷猶復記念至以徒行為  
慮深感不棄而顧此賤蹤不借扶老隨意行止今將  
借馬賞僕瞳眴露腮做前日今日兩截貌樣耶竊自  
取譬曰以虎皮被之羊歆其無悅草闖豺而却做耽  
耽然負隅氣勢其如羊之忘皮之虎也何猥屑至此  
遠甚棟仄

伏蒙仁眷遽加謙屈降辱手筆媿媿盈幅盥手擎讀  
榮棟交摯信後風侯幸宜更伏惟感德所臨神明扶  
將勻候動止萬安慰慕不任區區俟從亮淵餘庇所

洎僅保病軀他不敢煩向來觀縷實暴血腔而却復  
曲賜假借至謂公議之莫掩夫一世之咻咻何閣下  
獨不聞及耶於是不能無憾於高明也夫今番選薦  
實為朝家興起斯文之盛舉而獨誤及於不似之亮  
淵如混一牛於羣騏之中終恐御之者不點其牛則  
無以範其馳也如何未包不敢虛大人之賜當敬受  
以飽德惠感感不知為謝也

伏惟意外 嚴旨惶恐震慄之極想自訟臣罪萬萬  
輕重 恩勤無非教也惟以補過俟命以報塵刹為  
處坎節度而已第伏聞春夏來神觀衰下近復疾患



非細令行千里塞行受損必多况復分送南島之行  
這間情事豈人所堪忍者乎然只有素患行患之工  
夫益自進德努力加餐恭俟仁天悔禍之日如何

答白礪

疇巖先生狀文謹讀過興感殊深竊觀全篇大旨以  
孝一字為主而百行隨之誠善狀先生者而文法簡  
而備典而華深得誌狀家節度欽歎欽歎亮亦嘗有  
祭先生文而於其孝上說得重矣示意悚甚余有何  
意見敢恣雖黃但好問之盛如此其至也不敢不強  
副且我先有所懇却恐仁者之以德報德冒付數籤

以為疑問之資幸容垂反覆再牖迷見也鄙繆說必  
須細加爬櫛另施惠文之治焉亮眊矐尸居身世太  
苦不知臘月三十日之在朝暮為可恐

歲後華存不啻十部從事履茲陽長起居益輕安慰  
賀亮孰使之輒到此榮啓期之歌豈真以為樂耶固  
知其為溺人之笑也近違毒感鉤連繳繞甚武侯營  
墨鬼關只隔紗耳顧無所惜而所愧者免不得得謚  
為至愚也前所別錄愚妄不敏認玠為瑕有數三處  
疑問不意貶損高明與之取舍可否悚仄鄙所驢鳴  
犬吠間已細加爬櫛否勒帛烏雅唯意為之間費東



里行人手段如何吾兩人苟得相近正合選時徒頌  
與之平章風月或質以平日衾薄無眠時所思量者  
而郊閑間之此為可恨耳  
鄙繆說不以傀儡而唾棄之許一遮眼惠以籤評余  
何以得此顧此生老窮山未有直諒多聞之益至於  
辭令之末亦只是杜撰見識况復草野打率凹凸不  
平而到白首昧行而已今蒙藥王大士治無知人病  
感不容喻也大抵吾所為文不突兀則欠糗糊是吾  
所嘗內疚者明者一切放過豈以為不足責備歟抑  
未信虛受歟日如亦終不肯一字半字雌黃吾將以

東萊不盡情之誚誚之也

與愚軒 紀淵

邈矣鳥飛猶是半年程白日明孤島滄溟繞一身男  
兒鐵腸寧不疚傷間者慎節累經危篤海曲之醫藥  
而竟獲差復天其或者燭憐孤忠佑之使延俟悔禍  
之日耶頃當 邦籙昂新累臣海外遙祝萬世緬以  
仰首仁天庶幾息霈下及終焉嗑唏而止命也奈何  
只有究竟法在程子曰學復學處患難又以失意便  
悲愁為戒韓子有云玩以忘之以文辭若奏金石以  
破蟋蟀之鳴只此可以為安身立命處如何但努力



加餐所以仰勉而今世安有常居士家素清貧千里  
饋粮子弟輩力盡焦遑云為之悶然亮久於苦惱可  
知前世之因亦任之而已餘冀加護恭俟 賜環  
宮村一霎時晤不足以叙懷遂有一叩仙庄之意而  
老脚不從心其後 國事之哀慶緬禮之慰息叙之  
賀每擬一貢書疏而賤疾與委蟬輩憂患苦惱六七  
朔亂魂收召不得至今餅結而已即承手筆情話曲  
盡巨細荷感荷感更慰台體履新增社十年中間仙  
聖厄會已然水流雲空而從此只得飯來開口睡來  
合眼為般若三昧如何亮犬馬之齒上談 國恩猥

蒙華資感祝無比而自推罔之生也尸居奄奄大耋  
之嗟負乘之愧亦可苦也而辱垂賀語豈其欲誘之  
使自慰耶金圈厚惠也榮光可以耀鬢而終非山野  
賤陋所敢安者仍吟一絕曰水樵山釣李山雲皮肉  
薰然老十分藥布周衣金圈子一般菊屨菊花紋大明  
逸民陳泗曰吾將樵於水釣於山樵聊以自笑耳  
於水釣於山無所利無所利樂矣  
近日 息除息謹罔非仁天造化想惶感無比昔伊  
川涪州後西監蓋以君臣之際恐有悻悻之嫌也愚  
則謂和靖之疑是朱子所謂只見伊川面耳如何子  
舍瀛選咸賢筮仕俱可賀也筮而辭又得體也餘祝



非久鷄竿之喜

謬說譬之欲奏正聲而雜之以舞訝鼓矣幸而遇子  
期者去取之而正之前此求人針砭者多而世豈無  
視垣之明未有肯下針者只為疑我之忌醫而然也  
遂使我八十年猶復蘧蔭人徒自齟齬於李野史外  
今乃得喫大醫王清涼散豈非幸耶然猶懼其或過  
於包荒真劑大承氣湯當下不下

亮近來衰妄益甚平日文字十九遺忘昨日五萬竈  
今日二萬竈差復明日將無餘竈矣晚年所看讀固  
掩卷輒忘忘亦無恠於心而自少記有者之全然忘

去便如平生故交無故棄去一悲一悵無以為懷臨  
文又漠若墮井尋常小札亦不能取次成言况大於  
此者乎退濟先生六十九歲時自言衰殘基礎文字  
自明年斷之歐蘓亦老來或照管不到或議論衰老  
大賢大文章尚如此况以若至愚以若篤老者乎千  
句下樵僂固可哀矣人也強也者誠咎咎

以參料惠扶垂盡之氣此盲聾昏妄無足有無者何  
如是眷念不置也特以仁睦之性不忍於窮族之年  
多疋死者也顧此未論舊時釋疑義之南隣問奇字  
也劉棻如墟曲田間農談往來者一皆無餘獨自踽



蹠歸然無依寂寞空谷中間人足音猶足可喜况昆  
弟親戚之警咳乎

國家有南顧之憂別般擇差 特命鎮撫之平日出  
處義理到今恐不可牢守一株想高明分金秤錘當  
不出此矣

家豚小成豈非餘庇所洎感幸無已而更聞威慈將  
款備器具以侈之不必爾也八戒先祖自誌文曰早  
喪父母多經喪患如遇繁華聲樂輒懷悲感之心不  
肖亮凋則反有甚焉况寒苦之家一朝分外之喜乎  
只得算騎歸家濁酒接賓足矣以為如何

與判書 穆淵

近報蒙 恩陞資贊賀竊謂祖先積德攸洎天且寵  
德公而精神朝廷私而宗黨倚而為重想必以古人  
止家人賀為心而吾不能不賀也然樞而更俯進而  
思退豈非古君子仕宦節度耶菊狗此語倘或莞爾  
乎曲外知音也

近日楮政為通國所患余於數十年前聞西來風傳  
已慮其焰焰者之將炎炎矣今果如此更過十年二  
十年將復如何正為宰相者所當猛省處但既成大  
利遲終恐釋迦金剎亦揮斷不得士子翰墨之鹵莽



亦不足為閔馬父之所憂乎此言想或以處女悲嘯  
不緊之而昔王庭珪雖不仕而事有民國憂者必告  
諸當路而先儒取之故敢茲及之

老人遠程憂慮常切天佑神相萬里六翔穩如燕晏  
盛德所臨理應如此贊賀舊都汚隆寄懷千載回襄  
之音自不禁發於記行之篇願一盥手而讀馬亮復  
此挨過來多少苦惱生存庶卜早晚間穩話惠靈  
果是真品而是近視者遠視鏡也亮則著此不得如  
踊之宜於則而不宜於衆人也

落落晨星之相望每一得書慰敵簷花夜穩第承天

和有時少愆豈其勤勞公務有欠節宣而然歟為之  
貢闕四從愧為人父馴至墳庵經年在殯自傷不事  
事而已不意貽煩不言之聽有此優助敦睦之仁周  
窮之義遠出尋常仰體盛意不容歸讓東峯所謂瞻  
仰積四字不足以為謝也

氣運所使耶以若謹雅有若奇禍豈非天耶然以諫  
官謹言而竄亦足不使劉元城笑人寂寂但努力加  
餐常瞿瞿於東坡談笑死生之語程子悲愁曠蕩之  
戒而寓心經傳以俟上天之悔禍此豈待吾言而能  
之憂應之至不容不遠貢加勉焉亮聞事差晚不能



臨別於淨安上下叅同茹恨甚顧此餘年幾何只祝  
三花未落前相與從容花樹間餘昏憤不能  
盡緒懷

中路慎節先危後安到頭注泊別無添損固非天佑  
還用慰幸而只要安意自保以俟之耳心苟無忤則  
死生禍福皆外耳把孔孟程朱說話淨了心肝五臟  
管取安身立命處政是頂門第一法唯賢弟勉之哉  
窮海搜歲又當今年孝思罔極如何抵當如非二十  
分寬抑更下方寸上工夫無以保存性命心經最好  
先儒至有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語  
大抵人生萬事都是命也朱子曰西山落地之初已

有道州之限其如命何不須留著惡尤悔恨之心常  
欲踈曠安恭虫臂鼠肝任之而已則多少疾恙亦可  
自安如何日前有人問余有何調養而能壽若此答  
以吾無調養但有宋華子之病憂愁悲歡都皆忘了  
此其為壽道歟聞者深以為然

去晦問諸僂句得同人之九五辭曰先號跳而後笑  
周公豈欺我哉茂朱去路當憂我家十里新或二十

里果發行日字示之則可以路左霎面耳  
前頭出處有何定筭向來不免仙聖厄會誤墜生死  
海無底船一躍躍出解脫門又一轉快登慈舟此如



未佛眼燭我無一點垢染致得如此然九級浮圖只欠一級從今一念念足此一級如何如何

與清風相佐

處坎中苦楚所謂雨露霜雪無非教者也在我只當順受而已但餐飯不可不努力而似無其路是慮洛瑞事何理之并也此亦無非氣運所使豈可專咎章子厚新主人想應犁然矣曾於李斯文濟殷聞其為仁孝君子人也竊念困苦志空乏身者多而此古聖人所以增益其所不能者也深山靜几專心經傳覺得意味日新漸入真正樂處則患難憂愁自不能為

吾累矣如何如何亮不知不覺中已及此四百四十五甲子之年只是魯津伯前生之久於不潔也亦復奈何

客冬承都廳及祧位歲祭祝式考示之教今始謹採先輩禮說如是書呈唯在高明更加商量進退之

答二護

巷無人無人問所思每吟東人同釣隣翁逢獵去獨留眠鶴伴滄洲之句時復悵望忽得存書備道多少情緒始知倥偬場中尚留得山雲二字乃是平日動中靜工夫也



歲暮驚離索轉念關山長此不宜衰老時節荷承損  
惠情賤更慰塞寒神護威重隨時增社亮愁穴催老  
全沒生況比來三分一晝二分坐睡此為不好兆而  
許多大事未有一了生前遊覽亦不可遲而一義州  
為我妙香之瓜田不知三數年後更有餘日若濟勝  
之具能酬得宿債否也

來年為六十今年懷視前年更殊此則今與我一般  
至於多般病多般愁與年俱加吾所獨也如今安閑  
天之所以佑豈第也八十九亦何苦也新陽動止  
益膺增和慰慰

今番甄復誠是意外無事生事徒敗吾杜幾以吾形  
勢言之毛食太甚堂內死亡荐酷斗祿之來豈不踴  
躍而顧此衰病比前春多爭十年耳目俱昏神精迷  
憤白晝對人坐睡矧復打乖老醜不解人情世務仕  
官規例一出便必墮坑落塹百爾思之只有依本分  
呻吟溝壑為第一道理幸煩垂周旋呈旬即遞如何  
雲瑞之渡灞甚是落莫日前與客有戲談曰李煦仲  
以安貧一生凍餒我妄欲高尚老而益竊二護以豈  
弟其子落榜為善只足自困聞者絕倒三人同庚故云  
亮篋裂不足為三家村老學究如干紫蛙文字何足



巾衍而但為兩家文獻不足無以傳先蹟于子孫墳  
山亦散在遠地易於失傳故略有記識所以私藁不  
可以淺之為文而沒之也茲手自存拔而生前欲見  
公眼者可否然後定故要惠句斷若李野春秋而已  
而止焉則是外我也台須以黃籤觀史以紫雲瑞亦  
見識通敏吾所深有望於斯役者也

答書巢

歲前函惠情話失我喉痛詩文宛對雅標不覺衣帶  
自飭批評吾何敢爾但到手舞足蹈處不覺率爾云  
云是仁者謂仁智者謂智豈真有所見也咬菜做事

誠所相勉者而至於菜色則過矣呵

金剛錄每閱輒惹懷有懷輒復閱之依然與之翱翔  
乎元化洞天中第蒙 恩甄賀賀前此十年家食所  
謂做好詩罰此後不須過嗜土炭也

一箇秋風嶺在我心上作界天遠遠愁不似終南宅  
雖十年不到欲往便朝暮往時心事第惟左右敬身  
節欲隨處隨時保得天和不須勞祝朱墨似療得舊  
時耽佳痼癖而終恐嶠南山水太好反添却多少  
滿架瓊箱摩挲而止如飢十日之南榮越得太牢而  
不嘗一臠則其枵然者當如何然半夜清言滌我肚



裏五辛查滓歸路便覺清風滿袖才數日清問繼至  
媿媿曲盡又三紙增色老屋慰感

與伊川 寅弼

廣居齋說構之已久而無足溷於諸君子軀末故不  
敢煩矣然其中愚意肯緊在於讀書一款今夫伊邑  
客稀訟簡政好讀書地也臨別強顏書送幸樂聞而  
有所加勉焉則益廣吾居推以仁民其在斯乎

答元建 寅斗

麼我一出有何義理之可言而妄謂召使之役則往  
之役而已何敢算我之能不能而行之止耶到却擔

不能時自當以實德玄之所能為能只得盡瘁奔奏  
以報佛恩萬一乃余一副節度耳此或不甚恃理耶  
第庚寅初仕以病未出致人情外之疑嘗以為愧今  
茲出醜足以釋之矣以是為幸也

老眊倚閣筆硯者有年矣紙上人事因仍久闕只有  
南望注想而已獲承先施申繹華紙孰謂書不如面  
涵養有素當老便不衰年且未甚晚而每道欠健奉  
慮而因此而戒懼善攝乃壽術也亦懼危恒安之理  
也賢胤大成德門積累始發於今日況際吾宗運替  
得此奇慶渠又抱負不凡不但為私門之幸而已攢



賀擯賀渠以若孺染兼若文識於處世也何有今復  
因不失親觀史賢者也儘於後輩有益矣亮居然到  
大耋年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行而不知歸歟最苦  
聰不記家人名目不視通鑑字只吟病送日自分無  
聞而歸悲歎奈何所欲言者多而昏不能起端只將  
偶然八思者一條錄在下可否回示望也

別紙

祥禫之不行蓋已久矣觀乎素冠詩知春秋以前已  
有不祥服之俗觀乎開元禮祥而服禫遂為成憲朱  
子又於素冠詩孔氏之誤誤引鄭織訓以訓編未及察而正之

幸而後儒舉從祥素然禫則或黻或不黻同春主禫  
織而沙溪不肯許可末乃於備要從之大抵禫之為  
禮甚重其杖禫杖不禫之制半吉半凶之服斬斬有  
不可紊者周後三千年寄放筮籬者僅才再明於世  
而行之不百年以不合時好復歸掃地至於統營笠  
平壤帶而極矣且夫北細布麻布祥猶有十五升朝  
服之據而轉以為衰則為肆師者獨不念先去其禮  
之為可懼耶周禮肆師禁繅綠黃裳為不織者之藉  
口祥而從政為禫中科宦者之樂聞愚謂禮記未必  
盡是周公之制間多周末之紫蛙漢儒之老茅註疏



亦有不可從者春秋重譏禫月逆女則疏正月祥二月婚之說寧不為悖乎學者當審其義理之金鐵古今之烏馬而其經禮之正則不敢不墨守而不復為流俗所移也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有所矯弊而反正也

別紙謹悉而鄙前書中尾以與人說自謂說得大慙分明今觀來書似不盡垂察也來書有云朱子以後所未行之古禮及准行之者取其所安而行之等語可以見左右之赤熾已立從此不敢更煩期期終歸務勝之科也但講禮貴上下論說各盡所見故更復

一番觀縷冀一遮眼夫古之心喪未有言服色蓋無服而以心行喪也沙溪始言服色而曰黻則非以已意創立新制也只是依朱子喪餘用黻之意而又遵退溪心喪仍服禫黻之訓也今乃曰禫不當織以采纓之采明註家以黑經白緯釋未以問解黑笠訂之斷以心喪之黻為別設也若禫必染笠白帶心喪乃黻則是杖期者自禫之翌月服黻也禮意當如是耶若曰心喪重於禫故獨心喪者禫而黻云則是三年之禫却輕於期之禫其可乎幸須更量也高意必欲從俗則但云先儒有黻者有用鹿舊者廉舊亦未必無據而但



末流濫觴不可不慮也如此為說者猶或可也而為此太主張費盡言語只破得禫織二字而甘為濫觴家前茅竊以為未安也 亮謂祥十五升麻衣豈貧賤者所辨哉夫貴賤同哀周之正制也而貴者祥而朝服必周末喪中從仕者之末矢也閔子要經服事以不即人心致仕則周末之喪中從仕可知也練之黃線亦一哀事也

儀禮喪服杖舂為妻三板註適子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前儒有云鄭註不足據也按此非鄭氏創說也乃下文期三板傳文也來書有云父在適

子為妻不杖不禫疏家之說也按疏說即喪服傳文也須細考也又來書家禮不論父在與父亡通為杖期此與為母齊衰三年不論父在與父亡一般耳沙濟所謂宋朝循用唐制故家禮因之朱子所謂今條制如此不敢違耳者也備要正論恐不可疑貳也往復禮說兩相掣然誠不勝欽歎

與承旨 寅爽

曾子問篇攝主不厭不旅酬不假不綏不歸肉故攝祀之儀略去侑食闔門受胙等節然禮家或有只去闔門受胙而不去侑食者豈其別有義理耶但告利



成則寒岡明言其不可行安巖時享宗子未歸前恐當依此行之洗在東階下之東東階上卓子玄酒在酒西篚在其南篚者所以盛酒注及酌酒盞者也向見其位置失儀故茲又書呈耳

進德誠為大擇善敬莫切儘能存得此修身可無缺右我從高祖星谷先生與我曾王考龍巖先生詩也不肖亮淵窈伏謂誠敬二字乃吾家二祖傳受之真詮也以不肖之愚昧猶知其為食息呼吸之元氣而許多奔走鶻突地泥鴻到今七十九年之非多爭恒沙如何得夕死前少贖懺巾草纓以歸見祖先也秉彝此心炳然如丹敬將右遺詩貼在額頭以為藉手禮懺之資亦今日多少拜而已重為之醜汗病中書此要與吾良汝共看其亦必有以興感而更加勉省焉

與叅判 寅臯

聞以鄙書年月下書名為非親親之道此一言可以敦薄俗說與兕輩使知古道今此不名以副盛意也藥餌之饋亦感厚意而回想疇昔先庭隨時暖熱之事不禁發喟也

答寅必



十年來顏範既可喜矣况君言動有法雖於他人為可愛我於君當如何送君心不能忘隨即有書接續到手尤可喜君既有不易之才須益用眷梁力君足以經與科兩下工夫做得成更勿泛濫於不急上也余見有才者每每失於徒博而無成故茲又及之耳

與龍夏

二程全書云云大抵如甲乙丙丁繼立則甲乙丙為丁之曾祖祖稱廟丁之父為四世丁之祖為五世故曰遂不祭祖矣祖以上皆可祧故曰不妨祧一說曰丁之子繼立則甲乙丙丁已滿四世丁之子之祖以

上遂不祭矣天子七廟不可以服絕祧至於大夫三廟則四世當祧而以服未絕故程子禮祭及高祖所謂以義起者也此段以大夫禮言之也問者本文考見則好矣大夫有不遷之位則遷高祖乎別廟 帝王家只論七世五世昭穆而不敢私計親統如成王無後周公八承則其可補文考而追復已祧之廟乎

與陽川 義勝

平日厚蒙仁眷不以凡陋外之引與酬酌使得熏沐焉其為惠豈少乎哉思所以報得一半分而大龜拱璧非足為仁者所輕重唯是一言藥石可以相勉者



而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者即吾君子之志也  
茲敢覓瑕和璧供之仲由之耳也第聞於盃酌間有  
些過當處雖是風流罪過於高明不是小病此必非  
故意道宕自放方外亦非恬然不以小德出八為大  
羞愧大惶懼從前必有工夫設誓斬去而只是熟習  
難除頻復到白首不能放下實非君子篤志力行者  
所可近似者也吾輩年已到此窮極處來日能復幾  
何若不及時自新作無過人以歸此豈平生孜孜向  
上究竟此事意耶其咎只是不能實心下工雖嘗讀  
得書便都歸虛見處行處打成兩截耳政欲覓驢只  
有涵養省察上加工而克己用孤軍遇敵法抵當去  
未論事君治民只自家身心如何孤負以左右之明  
若因此鸚鵡一言而能醒然自強則其將高明光大  
不可量也

床茲中佔俾不撤隨劄成卷降與壁浮屠論說自顧  
愚昧尋常句讀亦不能通而况十數年來淹殺憂苦  
旋渦中出頭不得便於此等事一筆句斷更不起念  
覽此胡說強對宜有以憐而警責之也

大學劄疑讀之深仰工夫老而益篤之盛金河西言  
讀大學無疑處未必有實得於此又可見實得之富



欽歎欽歎但問樂於司火者恐欠格致之明矣愚何  
敢強吾不知恣說韶如何而為善義武如何而有盡  
有未盡耶然固守此戒而不為強對則從此因端求  
教之路絕矣敢茲妄獻杜撰幸摘其未當而反復之  
以卒承教之願也

愚於往昔有所劄錄數條敢茲付尾以呈覽後斤正  
以教千萬正心章內不言敬而非敬做四不有不成  
敬之一字乃大學一書徹上徹下大肯綮大喫緊處  
如北辰無形而為一天之樞要也傳之不言其有深  
意也歟格致之明誠意之誠敬為之不托之類而修

身新民非敬更推不去然敬又非靜做不得故經內  
特言靜其詔萬世學者踐選可謂至矣

偏黨之害大矣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仁義禮智四  
者而智或失正則所謂仁義禮更要正得乎吾東之  
人生於偏黨中習於聽聞仍失是非之正雖自謂用  
力於格致誠正者亦不能自拔噫故大學既誠正之  
後猶以不辟為天下鮮

山雲之補少日妄揭傳生自祭之語而得之乃吾淹  
殺死水時表德也中間賴天之靈斷却麩蘖而抹去  
之然知舊猶惡蝦蟆之為蝌蚪時事而依舊呼之亮



方以為羞懼而所惠山雲說一篇反以不滯不係作好題目說出固知其帶得不屑之意而文法活動可讀

與明瑞日淵

頃日甚言君作字太忙之病其後一兩書少有謹意今復如前心界不靜改過不久此兩大病不可不猛省昔王荊公書皆如太忙中寫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朱子謂蓋其腦中安靜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亮亦作字常草率讀此不覺警愧願與君共改之也

寄寅昱

昨聞二護與其子弟書助我般費誠感而但吾既有種麥地勤力節用可以免飢免飢而受此恐未是母寧自居不恭之罪汝須見其子弟道予意曰使我得為司馬公之劉道原其所獲不啻千金然吾將以朱子所云他日窘急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之語謝

寄寅台

吾賢也則賢人來吾不賢也則不賢人來與花香蝶至物臭蠅集一般友之賢否固在乎吾之所以來之而吾之賢否實由友之蘭鮑如何耳汝早孤不學今又所居極紛擾前頭狼狽吾所深慮汝所業何事所



與遊何人吾愧無導率及汝而却深有望於汝之諸  
輔仁者此心耿耿

示兒輩

士以立志為先志亦有大小貴賤志在聖賢則雖不  
中不遠猶得為謹飭忠孝之士上不辱祖先下有遺  
子孫志在富貴則得與不得甘為浮沉流俗之人取  
次轉展手墮坑落塹二者尾玉相萬吾觀爾輩所為  
右足常占左傳十百步走終始磁鐵於記誦詞章記  
誦詞章古人比之異端朱子曰舉子程文為一厄爾  
輩自沒溺於聲利海中出身不得亦可哀也已陸子

云今人讀書便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後又要改  
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痛快聽者至  
有流涕者豈非慷慨有志氣者乎若爾輩於此席必  
將為劉淳叟後面角頭矣

左傳云云朱子  
喻時文之謬八

夫學須學人善的雖零零瑣瑣寸長分善皆須學了  
余弱冠時往拜金公永年問余昨宿誰家對曰宿柳  
玄風家公厲聲曰柳為尊丈不曰宅而曰家乎吾友  
鄭始榮居常話及先輩若大臣若鄉黨高年者必尊  
敬之范窩柳興慶平生見古紙片落在地者必拾而  
投火見人以紙溷用者必深戒之二護與人談話話



及黨議若時政得失却低眼對可書正夏云人每喜  
搜取人佩用只要己好不要人好此非細不好此皆  
小善而余不敢忘汝輩其識之

寄度孫

近見汝有閔子菜色孰使之搜却芻豢凡士不能大  
心卓立則於冷淡開熱上騎墻左右每每偏向外出  
那一邊即河漢視而落之第八顧此功令風俗中西  
門子之達能是而得也北宮子之窮不能是而失也  
是而後仁義附是而後門戶興汝今吹得草土餘喘  
學步於邯鄲人亦不人于亦于終是趑趄拘孥不

合時樣却復齟齬而歸家無呂榮之父師外無子皮  
元直之良輔只逞意自放虛作一世人為可慨也設  
令時文可如由基百發百中許白雲不以授人曰義  
利之所由分設令由是而致富貴佛者猶云造得白  
銀精舍滿大千世界不如一念禪定心况汝縱下窳  
越十五年不休不卧大承氣工夫由基百中未也縱  
百中富貴天也汝誠能自我求在我者便可種菰得  
菰孰與他緣木求魚須於此低仰秤錘着脚上頭閑  
把聖賢言作引路底匹馬箠勇往直前誓不到安  
身立命處不止也然後方不負父母之所生天地之



所賦  
家法須要嚴余少時家內頗不急慢汝父能飭身故  
也汝父自十一歲已能向學雖深夜虛室必正衣危  
坐弱冠時命訪一長老矣薄暮而返復命於堦下余  
厲聲曰暮何也汝父不敢入余遂就睡汝父到曉植  
立敬謹如此故略成家道適有所思書此以示

臨淵堂集卷三

臨淵堂集卷四

序

嘉禮備要序

我東冠昏喪祭專述朱夫子家禮而先儒每以未成  
之書為恨沙溪先生嘗折衷古今隨事添補著為喪  
禮備要以便日用而冠昏則未暇及焉余用缺然於  
斯敢蒐取諸家說編得一書以私綿蕝之用而名之  
曰嘉禮備要一切凡例悉遵喪禮備要蓋有以自託  
於沙溪先生成規而庶不失乎朱夫子之本旨耳然  
僭妄之罪自分賤免不得云爾



喪祭輯笏序

夫禮以古為貴而時為之異宜耳此家禮所以叅古酌今而作而為禮家之世室也其嫡傳如儀節備要等書必皆祖述家禮而更加推演以補其未備而為之羽翼焉其他諸家所以隨事考訂以為羽翼之羽翼者亦有不可闕者也但其卷帙浩穰未易統照而喪禮尤不可以倉卒余嘗博考而約笏之以便唱導而於好古從宜之義則不敢以蔑裂而不盡心焉爾

家乘輯畧序

學者所先書莫小學如也善學則可以為賢可以為聖故古人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吾祖先行錄亦一部小學耳其嘉言善行散出於野言名臣錄等書人取以為楷範况其子孫者之所以願學而敬愛之者奚特小學而已余敢輯其槩詩文又其情性學術之所寓也亦抄而尾之與諸弟侄常日而誦習之倘能服膺而不墜於史氏所云全家孝悌之美而萬石君家法復見補焉則為賢為聖亦不外是而已替之運亦得以中興矣盍相勉而盡心焉乙酉四月望日後孫亮淵謹書

庚辰甲楔帖模本序

我七世祖甲楔帖  
癸卯模本



庚辰甲稷十六座子孫家皆宜有此帖而吾小宗家  
及潛谷後孫金益鼎蘿隱後孫金在熊家有之餘未  
聞焉余於癸卯模以藏之每敬覽以寓追遠之慕而  
於同叅諸公亦推以尊敬有油然不能已者諸家子  
孫亦必同此心也噫文忠公屋上烏尚可愛況其子  
孫乎而落落無由修舊好是為可恨也已甲帖茅十  
三座李公七代孫亮淵謹書

石潭酌海序

志吾道者不可以不讀先生書蓋其為書明白通暢  
為學次第精粗巨細無不詳盡而先生德化洋溢於

言外藹然感人醇然熏人使人不知其自舞自蹈於  
和風瑞日之中焉讀其書尚然况當時親炙者宜其  
有仁賢輩興也彼欲伐拔樹者抑獨何心余少失怙  
長乏師友飄搖沒溺年三十內外時殆瀕于危矣偶  
看先生書若有戚戚然者動于中頗欲戒心於邪魔  
外道而不能焉僅節飲而止然延生到于今六十實  
節飲力也其受賜也與父母恩奚別近再讀不能務  
多取如千篇別冊丌之書其面曰石潭酌海

八學門序

馴刃者先軟木步絙者先平地教兒者須明此理夫



孩子之聲牙字鶻骨語便是石頭撞釘其艾艾獵臘  
關弓射鴻每崇於是余輯得字句之易曉底以資初  
學亦教兒之軟木平地也歟

約齋文集序

自古有國大臣身在廟堂臨興替機閑深謀遠慮儂  
句先見者蓋代有之若以成敗利鈍上下平章則乃  
成首不成尾之論淺之為知也然後世仁者智者之  
見夷堅之志舉多角戾左右夫孰能執丘里之公  
肅廟大臣約齋柳公亦其人也其所言在後無不主  
冒而知者蓋鮮矣公之耳孫萬基鳩公文字於仙聖

三災之餘垂之後萬基同春先生所謂好子孫者歟  
跋

題本生先人與本生舅氏書後

前歲書想已領照矣不審春風侍歡勝常區區馳  
溯時令復熾那邊則無此患否種種遠慮弟親候  
連安而歲後舍弟得如勞如感之症浹旬沉嬰近  
幸少可真元凜綴殆無餘地補護沒策悶事悶事  
室人自月初有豈菴之漸食飲全却亦一悶端而  
病既知之亦奈何餘不宣辛卯二月十九日弟某  
頓



內兄姜載膺氏出示此書曰此泥軒公與我先君者也君以辛卯九月生則是即叔姑懷君時也亮淵起奉手澤兼增劬勞之感不覺吸泣遂敬書其後丁卯七月日

題西湖趙先生廷憲詩集後

公六歲能賦詩時稱神童早志于學遊樗村門弱冠有藉藉聲所與遊皆一時名勝時有八文章之稱吾先君與公其二也乙亥以後歸月川別業逍遙雲水間於功令文亦巨手而李廣無功豈非命耶公美風儀睥然無畦畛性孝友輕財重義行蹟實有不可泯者多而為零替家祖先亦終泯也已悲哉其為詩文也贍速颯然立揮數千百言今無收藏者僅如千篇在余敬其淡雅抄而誦之使兒輩淨書焉

題生六臣集中文斗逸詩後

先生猶鳳之高逝者其文章五彩人不可得見幸有伯夷之孔子者拾其一羽以示之較諸世間滿架滿車楚之雉漢之鶡人之所尾玉之者何如哉近思齋所謂已多了一詩者誠然

梧村李齊顏詩集跋

詩之今不能古氣數也今而能古則氣數闕之使不



遂此理吾嘗與景愚知之然景愚作詩必羞為中唐  
以下語若使景愚壽庶可以力爭氣數矣而終不免  
為其所闕可悲也已 戊戌春

景愚之學老杜處雜之老杜詩中殆滯澁乎又曰其  
摹盛唐諸子徃徃如周昉之寫趙侍郎真乎 戊戌夏

書法溪講會錄後

法溪講會甚盛舉也并世而不得望末光恨甚九十  
老先生終日隨叩隨應如明鏡不疲累照七十儒賢  
挾冊而問道幾于古未有也但夏日猶短草草塞責  
而止若得三五日連講發明深旨奧義更設鄉飲鄉

射豈不羨哉首講無極而太極朱子云無形而有理  
粟谷云雖無其極而實有太煞之極其義明白矣愚  
謂子思於中庸末章已說得無極之妙真是形容無  
形之極乃周公之言也濂溪實述而詔之接得千聖  
正法眼箴又曰無極二字周子洞見道體而言之也  
初非依稀混淪兩頭明中間暗者學者苟能格致則  
自可端的見得如指掌文 愚嘗論無極曰至極之  
理無形可言故曰無極

題關里誌後

關里天之所以家孔子萬世也緯星照於上常龍護  
於下巋然金絲絃誦之聲俎豆之馨將清明萬世至



哉夫子之聖也 皇明衍聖公聞韶誌之圖像也事蹟也禮樂也廟宇也洎門弟子孫無不詳載蓋孔氏遺史之大備者也凡天下萬國舟車所通欲為孔子道者孰不父母此書也我朝 正考既設闕里祠一依曲阜而印頒此編乃有 旨而未遑焉聖裔朝鮮一派七十五世孫明烈氏有文行者慨然有志於廣文獻于一世以禪風化乃模刊魯誌續以吾東新誌總成十五卷上備 乙覽內而太學外而州郡鄉社遍焉其使人感發興起之功豈盡出於六經下也謂之祖庭之孝孫 聖朝之忠臣可也猗歟偉哉

祭文

祭琅玕齋朴先生文

恭惟先生氣質純正學文精銳日用常行忠信孝悌寤寐羹墻孔孟朱程銖寸積累造詣高明邦國蕃龜士林儀表山樑忽頽放仰靡所亮淵半生膏肓貿貿頑肉願奉警咳庶補黥刑萬事今日仰悼俯憐恭奠一爵告訣終天

祭槽巖先生

再從叔義惠氏文

槽巖李先生棄世之二十五月遂几將撤其總服侄亮淵奠鷄酒和笑而告之曰嗚呼小子滿肚哀一半



是為先生哀一半是自為哀而下一半却久猶殺不  
下夫伯道無天白首抱悲疚為先生哀孟子無時程  
子無福佩夜光閑蓬累為先生哀為先生哀幾番尤  
人恣天哭之慟亦無奈乎爾遷迤星霜自爾七分忘  
去至如小子撞著義利一毫千里歧頭迷不自辨十  
憤十排而無所於就正於是乎哀有懷激慨風雷鬱  
輪困吞縮無處向攄噓於是乎廓然此世如二人共  
漂海外一七而一存獨踽踽靡所與依於是乎哀皆  
自為哀也使先生在小子無此哀今年老去年來年  
老今年隨老而愈善哀其亦死前哀將無已也已嗚

呼

祭呂明若德永文

嗚呼敦芳未散子則得之質而若渝醇乎非醜叔季  
邂逅駢蚤相期早晚義里杖屨追隨今胡忍此使我  
心悲一觴遙酌萬古長辭嗚呼

祭金上舍玘文

得御日久覲公行拂瓦方而圓玉温而栗利刃肯縻  
明鑑妍媸抱道謙謙處坎台台言遜而寡詩雅而律  
流水小屋白雲緗帙顧予闕茸鵠虫相懸公不我鄙  
許以忘年磨我模稜牖我墻壁譬之如丹所藏者赤



顧瞻斯世非乏源源可我愛我梁丘季孫而今何處  
得如公者孤寄人間永懷泉下

祭東湖李公敏謙文

人間李亮淵漬淚為文恭侑故東湖子靈曰嗚呼自  
有黨禍病國古清流家子孫許多才俊一切抹殺於  
世轉展潦倒而盡公嘗為世道悲之今余以公悲悲  
公而公更有甚焉者公德器文藝克紹文泉公家聲  
躑躑白首售不得抱負蓬東蓬西喫無數生受畢竟  
招魂客土主張是者誰抑氣數所掩仁覆者亦空茫  
茫沒慈沒悲歎嗚呼余自弱冠受公賜儘多嘗躡等

先秦文公曰低一步就韓蘓門八嘗汨沒陳黃家句  
法公曰汎濫漢魏間歸宿于唐更喜採竒花種異草  
公曰向平平地努力菽粟顧今日斗筲中分寸八九  
是公力此生何處更得公來嗚呼公廬於我嗚牛相  
聞文酒好相追逐公半醅運塵上下今古風流卓犖  
汎暎一座能使介滯者坦夷懶散者激昂如許清致  
以我薄相如何接得多時中間惡緣三百里暮雲春  
樹敗人鬢髮然猶十年來一再番萍水可奈如今千  
千古永訣嗚呼想公朗然神蒼然氣斂而歸之豈為  
天上淡蕩月豈為林間惠好風如何邂逅懷中面上



時輒戚戚然感我山陽懷想嗚呼今我披雲步雪  
得蠶叩柴門正好酌下一大盃引喉作金石聲清詠  
得意作一兩句促膝話短長何其真真寥寥無有聞  
無有見已矣已矣嗚呼

祭俞鶴園文

嗚呼吾於君千古大別恨緒寃思何限最是伯道無  
兒猶有綏子無綏天道於子無知更甚為可憾陸喜  
品題人有五等子不幸居其第一世道為可惜與吾  
相責善為友子今而後免夫吾生猶未了前頭尤悔  
誰復憐之吾道為可憂為此三事我肺裂無餘矣嗚

呼

祭李海嶽文

嗚呼吾與子共生于天下東一隅一氣噓不得一步  
展不得徒乾沒許多風霜以盡此生可悲也倘有何  
時復為男兒末由吾前後億萬年間只一番生無再  
番生此生又可惜也然子能于今都悠悠水流雲空  
大脫灑而我尚有未盡風霜在世一年有一年風霜  
十年有十年風霜况復與子所道遙烟月江山無非  
斷我魂處此又我一般風霜此可苦也已

祭二護文



叔侄而友友也而師我生不耻有我紫芝曲外松聲  
嘯我子期踽踽餘年奈余之悲

祭書巢文

嗚呼吾宗之琳琅摧矣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內  
植堅外制方粹然為君子孝友家政足以永世風雅  
鼓吹足以流芳其生也榮其沒也寧亦復何恨獨奈  
余張張何自少至老相見無愧色其行一不義得富  
貴不為殆相信而不相疑也今失却吾子皮甚恨商  
丘之壽殆支離也嗚呼

祭李羅州玄好文

嗚呼菴菴何為而榮芝蘭何為而瘁較一事而詰之  
天未可也天固不能厚為善之人我如何不為公悲  
嗚呼我之劉尹公一而已言不至河漢憂不鄙蟬蛸  
今亡之我如何不為公悲嗚呼無情離別有情踽踽  
更得來公無我悲嗚呼

祭李景愚文

嗚呼吾於與景愚終天大訣如何無一番哀文字今  
日把管懷惡搆不成明日把管懷惡搆不成乃止劉  
斯文汝大見余問緣甚苦惱神觀剝得如此憔悴無  
乃一箇景愚作祟余答曰昨於楊根道上忽看山川



繞繚雲霞杳茫不覺歎歎自語他日妙香山大同水  
踽踽誰與共之又過余生長舊墟及太古和尚碑正  
是好箇詩料因念從此吟得多少佳不佳句歎賞者  
誰斤削者誰君者景愚樣文藝何處更得來友景愚  
樣孝友何處更得來友景愚樣愚然而深朴然而材  
小事大事皆可做淡然而達得底喪底隨人悲喜而  
不曾動其中何處更得來友談今有如此人在真箇  
更得來友又如何犁然相與一里閑三十年李侯景  
理曰人情好賢每每賤今而貴古吾於景愚亦然生  
前只看尋常死後方覺其難得却恨平日友不得盡  
其高余曰誠是如此退而記所酬酌兩語告與景愚  
靈笑之景愚其有知其無知嗚呼

祭柳農夫文

天奈何生公不使公用也將使忍窮受餓成就得文  
通幾千萬言鼓吹六經爐翰千古耶亦只映徹九泉  
而止寧不悲哉嗚呼我於公殊覺形穢而冀近朱藍  
者不淺淺今乃如何以吾禮當先飯嘗細說自家大  
小事以為託此計亦以樗櫟之壽而失之徒日吟臨  
飡吐更食旬種種可悲也嗚呼

祭姜海隱文



全州李亮淵謹用清香一炷致遠誠于海隱姜先生  
之靈曰嗚呼先生師門衣鉢吾黨黼黻學海波深道  
林春敷惠我維何柔樵瓊露知言會神曠世一遇宛  
繫平生半路夢迷片月兩照聊以依依山何又嗚斯  
文殄瘁長風寄詞一字一淚嗚呼尚饗

祭朴六有堂文

嗚呼並世而生老而後遇遇之便知其為直諫多聞  
好學君子也蓋平生一人也使吾早遇公庶乎不但  
為今日李亮淵噫我有三才新圖法服淺見意謂曠  
世與之犁然者惟公耳一念念李初平命駕故事在

心今焉已矣嗚呼

祭成果齋文

嗚呼公乎公之一生一憂字可以蔽之自少至老而  
以學而不至聖人為憂為 聖朝所知而以不能衛  
道闢異為憂為世老成而以不能成就後進為憂此  
皆君子所當憂也至於世間缺陷腥臊可驚可愕翁  
仲鐵面也發髻彌勒石腸也推盡者偏集於公身如  
教讐人司命何其憂之甚也吾亦與之共一司命者  
相為之憂每講討處憂節度公乃先歸我將如何嗚  
呼



祭李潛窩 濟巖文

賢知之生天也時或非其時而困苦之抹掇之天亦無如何時耳然君子猶安之以命生吾怡然沒吾寧也吾友嘗以此勉余今吾友鑿柄於時喫却許多困苦抹掇而歸焉其果浩浩然脫灑而寧耶嗚呼路遇而遂忘年互有孟孫之愛如何先我歸也從此鵝湖祝融共誰遊也啓棘羊珠向誰問也堯夫身後誰為之步目於庭也嗚呼

酌吳汝善 養默詞

惜哉汝善有德藝而不皎皎儀容簡重非復近世人物幸與相追隨吾甚敬重之常託以家後進今焉已矣惜哉趁山月將一盃酒向南雲酌之曰河之廣兮河無象吾道窮耶使我蹢躅者蒼然穹耶

祭李士禎文

士叟有言汝式我師廢疾痼育待子而醫櫟章忽摧柅忝空委吾道非耶天胡喪余

祭朴汝輝 未燁文

嗚呼吾三十年汝輝今不可復見矣去壬戌夏汝輝負笈百里請學於予予曰子年壯且食力恐未可成功汝輝遂不復請却於林中頑石上高跪及日日深



堅予多其志力遂授之以小學飢且病世而能百原  
夜坐又數月染室以養聰明蓋其為人忠信於行上  
篤勸父兄創祭時禴居憂盡禮推以齊家今其孺人  
金氏城哭十六日不食而從之亦其驗也予無似豈  
敢為汝輝師也只以長一日猥狃推重予每勸其更  
擇可者以依歸而終不肯汝輝之不能大成就予故  
也嗚呼汝輝既委身結義不以死生貳予亦憚汝輝  
不敢恣為非而我身後歛葬以禮汝輝也我諸子汝  
輝足以共憂樂且於湖中擇林泉好處設講社做禮  
俗樂餘年而遺之後筭已成而汝輝死我數竒者汝

輝死我乃窮汝輝之死亦予故也嗚呼此雖由我要  
之皆命也於命奈何不下遂強把一命字欲按住得  
悲慙而觸事觸處不可無汝輝而汝輝不在所以心  
下無時無汝輝心有所有乃心之病也唯汝輝在可  
療得此而天地間何處更得來汝輝嗚呼痛矣

祭汝正甫庶堂叔義由文

嗚呼使汝正至於斯我也我欲無悲無愧得乎去月  
見汝正飢且病而不能固留留則庶乎其共我不糝  
藜而得不死死亦得於我殯而今至於斯斯命耶我  
也我寧不悲且愧也嗚呼汝正能守吾家庶介心法



滾到此十分窮極地頭而潔身溝壑視他昨今年太  
半世人不義而生不義而死者不啻尾玉汝正一萬  
事中此事獨可慰汝正吾欲持以寬懷而未可得也  
嗚呼吾高廟親盡吾居次長而為出系以汝正奉祧  
祀汝正於祧廟為曾孫香火可延得數代以是甚重  
其生死今汝正未娶而死祧祀將三年而止耳此尤  
可使汝正死耶此吾直欲溘然而死亦無面於地下  
所以昨夜有吟曰所願生來惟一死九原何面拜高  
曾靈亦知此懷否嗚呼

祭亡女宋室文

嗚呼凡兒女之仰其父也莫不以為愛已莫我父若  
也賢知亦莫我父若也唯父言信而從有或為父者  
處其兒不得其道使兒喫得狼狽兒却不惡其父而  
號訴父不已汝之信汝父殆有甚焉而汝之一生間  
闕以汝父也然一未嘗有幾微色焉而常願父之善  
指導焉及汝病也謂唯汝父能活汝望父而來又治  
之失宜使汝死汝更不忍忘父臨絕摩挲父手愛不  
能捨為汝父者到此却作如何心腸或曰禍福死生  
無非命也然天人二而一也人事如此故天命乃如  
此汝命之不幸由我人事之不善吾於汝豈能無愧



恨便作肚裡一塊死前劈不得嗚呼

祭亡子寅翊文

父臨淵翁以丁酉三月二十一日戊戌將撤亡仲子  
戎懼堂之筵几因上食酌酒而告之曰嗚呼翊也予  
喪汝天喪予也汝能讀我書而今亡之嗚呼汝病可  
以無死而以予誤藥死人謂死生命也我安得不恨  
汝年可以有子而無子汝才性可以有成而無成我  
安得不悲汝臨終喟然曰男規止於斯耶持母衰貽  
父憾不孝也遂不瞑按之使瞑而不得汝之悲恨將  
天長地久更無可已之日矣嗚呼汝每入夢以衰經

見死者無練祥變制之節而然歟抑痛結不泯而然  
歟喪終而吉禮也不可作千古衰經之鬼今以黑冠  
帶設汝筵而喻之從今或以常服入夢可以知汝有  
靈而能省吾言矣嗚呼禮有三年者則不撤几筵汝  
几筵以汝婦在將不撤汝婦又不勝喪而更無三年  
者今於汝婦卒哭也撤汝靈亦知此為禮制也耶但  
無神主八祖廟則魂其何所歸依抑徘徊悠揚於汝  
平日所遊某山某水之間耶將冥冥然寂寂然盡於  
無耶知汝孝魂必不能散而去我左右矣其待余紙  
榜之祭而洋洋焉格也豈無異日立汝主而妥汝靈



也嗚呼汝有酒戶而以着工斲病中時復思之而妨  
於病不能飲嘗語人曰病已當一痛飲也今故酌以  
大盃悲哉此盃也嗚呼

廣平大君致祭文

我朝宗英有曰明誠聞一知十德藝夙成命後  
撫安克孝王氏王氏八耄潔誠沙里壬午封植有賴  
卿家四百年祠安巖之阿貞陵展路興感于心酌  
彼閩川靈其來歎

歸川山所茶禮祝文

云云不肖賦命竒薄幼而靡怙伶俜沉浮出八邪魔  
幸而承憂愛於依倚夢寐之際覲志意於中衍文字  
之間奉以瞿瞿得保性命以至八耄之壽罔非至慈  
陰隲而真護也猥蒙國恩授以壽資風樹餘生叨  
霑祿位而祿不及養例有追榮而本宗則無之摧咽  
感痛與天靡涯謹奠酒果省掃塋域伏惟尚饗



臨淵堂集卷四

臨淵堂集卷五

雜著

理氣說

太極二五之理也二五太極之氣也即二五之本體不雜乎二五而字之曰太極才說太極便帶着二五欲觀太極須即二五有形上推觀無形之形捨二五求太極不可外太極求二五亦不可太極一團包含二五之理萬象森然以為萬化本原

太極者二五之理之圖

陰 金 木 水 火 土 陽

○者太極也陰 陽 示 太  
極分陰陽也金 木 水 火 土 陽



火土者示五行各得二氣二氣各具五行蓋二五不  
外太極太極不離二五二氣又不離乎五行五行又  
不外乎二氣然此謂二五之理而已非離乎氣而言  
也

太極者實理也實理誠也誠則通故太極動朱子曰其動也

誠之而生陽而陰而金木水火土焉非理下別生氣

氣前先有理也

天地亦形而下者真氏曰天地有形有象者皆器也○朱子曰天地陰陽之一物依舊是

清至虛故天是理理是天耳以元木亨火亨屬陽利金

貞水屬陰為之德地氣雖重濁惟天是配與之為一

人得天地之中正底為仁義禮智之德

二五之理化生二五水偏得水之理所謂各然金木

火土之理亦具焉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各為同

出這太極故也但水是偏於水者故金木火土之理

雖具却微而不全如秋亦生物而生氣却微之類也

金木火土皆倣此

水所屬之虫不但鱗虫也鼠偏得水氣者而亦未有

不得金木火土之氣然但微耳金木火土所屬之虫

皆倣此其微者偏故也其未有不得者為同出這太



極故也

陰水 陽火

人  
朱子曰禮智之理仁義  
而無不善性  
則無不善性  
無不善性  
性  
陽陰  
水火

水動凡屬金木  
物水者火土

之圖皆

朱子曰物得其偏故其理塞愚謂屬水者亦有偏陰者

偏陽者偏金偏木偏火偏土者如鯨屬陰龍屬陽歸屬

土龜屬火之類也屬金木火土者皆倣此又水有

毛蟲陸有鱗蟲水蛇火舌土牛木角又金空而殺其

土倒胎而下睫羽蟲粟火逆年而仰睫此可例萬類

天以二五之理化生萬物以朱子曰人物之生必得是理

人得二五中正之氣聖人其至清至粹者性無所蔽

凡人於中正之中未免有過不及者性隨而未全如

金氣分數偏者過於勇而害於仁火氣分數偏者過

於慾而害於義然終是中正底也故能有反之之道

至於禽獸得二五之偏者故與人性絕不同朱子曰

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又曰以理言之仁

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勉齋曰仁義禮

智特就人心然此亦同出於這太極者豈全焉無五

神所得但微耳故朱子曰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

耳按朱子前後之言若相逕庭實不相特只有所指

點子明虎狼之父只是他仁竊嘗謂木好生故其神

為仁金肅殺故其神為義水清而鑑物故其神為智

火明而外華故其神為禮土實而該載故其神為信

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不推去

竊嘗謂木好生故其神

為仁金肅殺故其神為義



血氣之形生而神發知馬人得全而物則塞然牛得  
土之理性近於信虎得金之理性近於義凡物之能  
智蓋得之水能愛蓋得之木但此皆局於氣中不得  
如人能通而中節則只是氣耳未可嗅做理蓋其偏  
氣所生故局且塞而元來同得一理故必皆有五神  
意味處朱子所謂偏而不全者也今蠕蠕之微不可  
盡究而以目之所睹者犬之忠於主之牛馬不踐人  
馬之不聚麀燕雀之有定匹皆有五神意味之可言  
者  
動物莫不有血氣有血氣者必稟得五神人物具野

神於心心屬火火氣也人與物不同人與人亦不齊  
朱子云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而亦  
師曠離婁之徒是其最清者心亦猶如是而已  
系肝肺腎脾之不齊觀乎外貌可知其所稟夫外貌  
是內臟之形於外者故堯眉八彩禹耳三漏眼多白  
知王敦聲如豺知越椒然人得中正底故氣質之性  
有不性焉能修治則裴度為賢相子羽為君子不能  
修治則曹交未必為文王項羽未必為虞舜但反之  
之湯武與性之之堯舜終有差殊程子曰堯與舜更  
無優劣及湯武便  
別以禽獸言則隨其內臟而外貌不齊所性一定而  
不移然猶有五神之意味處



天理至善及二五生而氣不能無過不及蓋陰陽動靜與五行生克相推盪相感衰氣有偏而流於惡者如金氣之甫殺亦理之善也而稟其過者必好殺之類也人亦稟得偏者流於惡而又遇物慾而後惡乃生雖衆人若七情不動時則善而已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問天理之生生不已曰陰陽交則必有生五行必相克而相生氣機相激自然生生不已就氣之生生上推觀理之生生

問所謂所以然之理曰理無形可見然理字有五理

木理條理之意理非懸空孟浪底即有形上推之其所以有形之條理歷歷若可尋彼萬象森列底裡面是何等條理非氣之上層別有所謂所以然之理也氣之如此乃理之如此故所以氣如此

人有恒言曰天理人在天內言也天是理內天耳天得是理主宰天內物事於是乎人理亦天理物理亦天理

問聖人有八彩重瞳蒙俱削瓜亦似形質不同而聖同何也曰此諸玉雖有紫黃玄白之異質而其至清至粹一也

右壬戌年間所嘗說者甲申畧加潤色



二五之氣感而萬物生氣與氣感推盪萬變故物亦萬狀而各成其生既生之後各有其種如牛生牛馬生馬之類是也有種而亦不得自生必因天地之氣而生如半夏待夏而生荔芟及冬而出之類是也或因天地之遊氣而生父母之氣不得為主如瞽瞍生舜舜生商均之類是也或因天地之偏氣而生如橘與獼是也橘渡淮則變獼踰汝則死凡物之生也生於二五而又以二五之氣為養故植類以二五之氣之在地者為養動類以二五之氣之在草木者為養食魚肉亦二五之氣之在魚肉者草木之所以最宜於資養者何

也天地之德水土之精木以之而為物其時為春其神為仁最得生養之氣故也且天地之心仁而已天地之政生而已是以有生之物雖有偏全顯微之不齊蓋莫不賦了一箇仁故雖惡獸莫不有慈字之心微虫莫不有食色之慾慾亦仁也草木亦莫不有種子種子亦仁也士戌下同天可欺乎心乃得手天者心之運用即天之運用人或謂吾心隱微天將不知惑矣他人與我共天者一氣相通故人亦瞞不得人呼吸天地之氣以生呼吸塞則死置人地窟或橫中不通天氣死草木亦不受



天氣不生

耳中空空者應響故能聽目外清清者照影故能視  
舌有逆皮故能吞

問正命氣數之命曰與言天性氣質之性一般

天無始無終其大無外而虛虛中有實試者虛實東  
閉則西開實故也所謂太極動而生陽也天以南北  
極為樞左動而環趨地右是自動靜相交而合也蓋  
天包地外天施地受四方八面天為上而地為下環  
地皆戴天履地癸卯下同  
氣必成形至清之氣為三光眾星隨天而行五辰縱

橫以交錯之天以太陽行乎地上化生萬物陽氣不  
及處物不生太陽在萬萬里外而熱能焦石明能察  
微無他陽湊乎陰也日左旋而向右月右旋而向左  
三十日相合三合而成時十二合而成歲有月之右行  
有推步法  
乾陽而南火用事坤陰而北水用事子午夫婦相和  
而相冲冬至乾陽自南而動動將北交乎陰也夏至  
坤陰自北而動動將南交乎陽也交之中而和也春  
溫而秋涼交之過而極也冬寒而夏熱此陰陽之經  
也太陽冬至乘陽氣之自南來者而漸進乎北夏至  
遇陰氣之自北來者而漸退乎南而日月相橫遠乎



天此陰陽之緯也極南老陽也極北老陰也故物不生唯日月所繞之下人物生

海與地同大性相克又坤坎相易為先後天陸變為海海變為陸所以地有開闢也有開闢而天無是天只是運有盛衰消長耳地形實故有成毀天虛故無成毀

大抵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神明得諸誰血肉得諸誰闢一天虛於方寸地以為心與之元亨利貞以性之與之氣呼吸而通之有善則福淫亦禍之而亦必如慈母之折養仁之至也吾又生於聖人之鄉朱藍

有所而煮箒未熟未結了八十年公案遂為大父母不肖之子餘日朝暮無如何退補得懺中扉屨仰愧而已

北辰旁極星昏在辰西曉在辰東夜半在辰北而二至東西長而南北短二分南北長而東西短當以夜半為正子論語北辰章小註沉說欠糶糊

### 六合說

六合之外古人存而不論聖人豈有不知而不之論歟不關人生日用行事故特不言也然此為天下格致之第一大頭腦也學者不可不知也愚嘗有杜撰



意見而不敢成說以招譏笑之揮旌大耄病中謾自  
中衍以俟後之君子夫天文之精微近來西曆盡之  
矣未有以天道之中解之如愚論者觀者以為如何  
蓋嘗論之天之道中而已矣夫有星處便是天內無  
星處便是天外天外許大空空底都皆湊向乎天是  
空空之中也天內許大清虛之氣又湊諸中四方八  
面湊將來到此極處更無去處即是大地也外虛則  
中實地之實乃天之誠誠則中矣中者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之名也上下四方或有一邊偏倚則不成中  
也故無掛搭而萬古長存也

辨箕子受封微子抱祭器

予嘗謂箕子之心炳然萬古箕子曰予罔為臣僕已  
與微子矢之及周之有天下也其必曰予烏乎居于  
寧浮海而東外周圖藉而居之此乃箕子之心也武  
王封箕子于朝鮮吾不信也武王時所管不過東止  
江黃西止氏羌遼東始  
皇始中間三千年胡無一言辨此者箕子受周茅土  
是臣僕周也予聞平壤有井田典型其必孟子所稱  
殷人七十而助者定非周家百畝制也未知然否  
古云檀君一千年蓋檀氏相傳而通稱檀君非一人  
壽也及其衰箕子適至而國人歸之也非箕子奪之



也 吾東之稱禮義箕子化也雖沿革萬世其俗將  
不泯也嗚呼至哉吾不幸生於衰世而所不恥者生  
於茲土耳但白首八十年尚未能周旋乎兩楹左學  
殷人養老之間而講得八條九疇之教此恨硬着肚  
裏驅遣不去

又曰箕子微子皆不欲殺身以增紂之惡故或奴或  
去且夫微子之不立父命也樂為殷後非其心也又  
安知日後武庚之事而抱祭器去哉况祭器非臣子  
所敢私也及武庚敗成王使主殷祀則義不當辭也  
到此受封真是天理之正而吾心之安也史氏抱祭

器云者亦與箕子受封同一不可信也夫聖人之心  
天理也學者知天理則知聖人之心矣使箕子受周  
之封微子求殷後則於天理合乎吾知其誣也知者  
知二子心故也

又為箕子廟詩曰西伯天下我安適乎浮海而東我  
自我居謂武王封柱下何錯寢夷而夏乃敷皇極九  
疇八教化與俗成青丘一域禮性義情左衽宇內獨  
我冠帶喪必三年婦不再贅文歧堯唐未必如斯幸  
予之生不南北西念父師心炳然天理知父師誣知  
心也已微子非仁並明千秋抱器牽羊左氏亦浮



深衣淺見

凡制深衣者先明乎布尺指尺分數可矣布廣為古尺二尺二寸指尺則有文王之長周公之短長過十尺者袂連二幅猶不及肘短人及肥瘦亦可例推豈可以指尺苟合於布尺古尺與中人指相近禮書所說以中人示假令而已也長短人各自其指指長而布不足則可以續幅矣指短而布有餘則可以割幅矣然後文王周公可以服深衣矣 衽當旁按玉藻疏衽裳之交接之處此語甚模糊不如深衣篇疏之為分明也曰衽當旁者深衣之裳十二幅是前後左

右皆有衽也衽當旁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一旁則連之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僭擬負繩左右第三衽半屬後半屬前所謂當旁也凡裳幅上端以七寸縫作六寸三幅為一尺八寸而後半衽入衣前幅則二衽半為尺五寸也先於衣負繩處割去兩衣幅各六寸在三尺二寸二寸除繩縫正是後要縫三尺也衣前全幅管裳三端及半衽而餘一寸歸衽旁縫衣身摺作前後處左右各裁八尺而後邊六寸凡縫織緒不計縫費解緒縫費一寸述者諒之○蓋疏分明言衽之當旁而獨不說到半衽屬前以之



為前衿相掩一類之欠吾為明月惜之或曰衣後身不必割去六寸加續前衿六寸而裁破衣刺為袂○續衽鉤邊按此亦可也終不如衣袂各幅之為正○衽鉤邊也鳥  
當旁之衽一邊續于前裳一邊鉤之鉤必鉤之也鳥  
衽之斜裁者所謂曲裾也蓋裾韻會極也  
必邊尖而鉤而後世同用而曲裾解鉤同而後世異用也  
之衽則申裾亦正是鳥喙之鉤者耳  
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按兩邊非謂身之兩邊也  
是旁衽與對衽兩邊相當處皆鳥喙然邊尖者相掩也又疏曰裳雖前後相連然曲裾掩處其側亦有緣也是旁衽對衽相續而下一半不續而緣之也○  
衣三袂按袂圍二尺四寸衣廣止於袂而圍七尺二

寸○袂之高下以可運肘按肘長尺二寸肘下為無骨處衣袂兩幅相接處準肘長為袂上可以運肘出八下可以束帶無骨疏却以袂之運肘解袂之運肘錯做袂袂通同二尺二寸而沒了袂名色分界何也若爾則古人何必言袂之高下也且袂不裁破則衣袂下畔乃要縫也侵覆髀骨大帶將壓髀而束於裳上也其可乎○曲袷按朱子兩襟相掩以為方○純袂緣按緣易錫衣下畔也非袂口別有緣而又加純也但純在袂口外者疏欲以此蓋袂之長也○疏外衿之邊有緣云則內衿無緣可知○孤子純素按註



家說可疑孤不孤系於有無子有無子繫以三十三  
十雖孤不補孤恐未安○凡為此說誠甚汰哉而不  
敢不求合於禮記本文蓋衣後割去六寸是前人所  
不言而以衽之當旁兩襟相掩推之後之君子其或  
不以為大紕繆耶

### 翁平生

翁為人麓戾而喜豪宕早無父兄師友毬鈿擲弱冠  
好歲月繼以十年麩糞打成泥鴻出身不得偶讀粟  
谷文若有戚戚然者遂妄意性偏難克慶克去都把  
隨身干木寄放芭籬就枝葉上粉澤只管下梢便外

莊內荏做箇小人儒乃自呼心曰心汝能欺天乎天  
以靈明之氣成汝形而理賦焉汝所以至神至密鬼  
不可測者是天之靈明之為也乃欲欺乎天其能乎  
天不可欺則人亦不可欺天與人人與人一氣也盍  
慎乎獨無自欺也用是加醯醬五十年而猶夫人也  
其可哀也已性不能隨行方圓人亦少相知者唯有  
田間水聲松風蘿月與之迥然矣此可以為誌命仍  
後人誌吾墓  
系之銘曰 雲卧青山明月來去吟餘清風夷猶何  
處

### 翁畫像



大袖深衣葛布緇巾手潔松露耳淨風絃家語註縫

衰大者一  
求衰作廢

雜識

予嘗值盛夏永日氣憊神疲政欲假寐而未敢焉適見語類有如或神疲氣憊則暫時借睡亦未有妨之語乃敢有就睡之意此退溪所謂不可遂以為無妨者歟

今人開口都解說學問為第一等道理才省其私每每文章科宦上致力科宦有命文章亦系天分要做未必成做得成適足自害孰若求在我者所謂第一等道理

志士百年一念念不忘喪其元到撞着鯨魚歧頭猶恐不能一刀決去況平時志在溫飽的

富貴閥閱俊秀才藝等百美具若欠却禮法律得身御得家一事矣但陳人敗梁不修

人於將來死生禍福豐歉或賭却先見勝負者有之君子無是雖或賭之不須於凶邊去如論病人死生主其死者不幸有中則非不痛惜而自能其中幸而不中非不喜其生而却愧其不中主其生者反是函人矢人處心善惡不可不慎也



日用有生底件事一邊是死底道食而飽飲噎噎  
可怕寢而冷熱行而跌言而戎酒色水火舟車可怕  
七情百技都可怕無不如畧約上少失則墜只有戎  
慎恐懼四字常在方寸間為要法

余二十時橫逸於毬鈕三十前道宕詩酒間之以術  
數博奕望四十始有意文字而飢寒憂病亂之公然  
輒到此地頭向來四十時言使吾方三十猶可也今  
晚矣五十言四十猶可也今晚矣到今六十却念五  
十以前且休說以後十年尚能用工庶不為即今貌  
樣何事做十年不成餘生未必十年亦未必不十年

然不須計十年不十年此後歲月極可惜一年多爭  
十年死以前不復如既往之為則猶可得桑榆之收  
歟但如人是其人何毋說衰不衰人衰則多般妨工  
底亦隨而衰衰不必言也

人苟能察乎通反乎已則所遇皆為吾益如草木花  
香毒美惡蜂以之為蜜予少也適族人家見梓朽腹  
曰與我作馬槽主人笑曰何其見物生心予憮然內  
羞自此有求於人每前事發亦煞費商量又嘗施困  
陵隸齋吏闕于營代囚奴子子懲此得免居鄉大過  
公州店夜獨與一旅人話予曰夜長無寐子為我打



里謔語荅曰工里謔以說人自是賤格又是虛偽談  
誕非君子所宜好予知其非凡客乃敬謝之服其言  
而願學焉此等事甚多壬戌間見人有甞雲竹欺而  
取之貼于壁後柳戒仲來話戒仲時從事學問可敬  
取竹事戒仲未嘗知也其轉眄到壁竹時吾自內愧  
若欲以身蔽之者數去後即撤之以遠此君子所以  
貴親賢也吾於色非不知慎者壽不慎者夭而有人  
說壽夭在天不在色心便恣濶有人說好色者必亡  
心便戒場交與不可不慎文字亦然裨書甚害心心  
經論語等書大是有益不可須臾離余知而不能上

蔡鸚鵡可愧兕輩無以吾不出乎而正蔑吾言也  
悅學不悅學占國興亡閱馬父有意見吾東方四百  
年升平列聖朝崇儒右文啓之也中間黨人分於儒  
文相猜訐干戈相尋賢者惡偽名智者避實禍荏苒  
數世流為惡俗父老死於斯子孫生於斯十家或有  
一家學問竟被九家所化末乃都無學問一世滔滔  
用是以牧伯用是以師傳將相國安得為國自古稱  
我禮義之邦雖下賤莫不行三年喪耻淫風今則居  
喪者外衰而已鄭衛之音溢於謠謠其他百般病都  
只不學問為其崇嗟吾生前不可復覩舊俗雖文王



為政吾中葉時氣像非百年做不得成由箕子囿至  
化來歷前朝我朝世有賢聖陶冶得仁骨義髓其消  
鑠也亦難累世而後為今日吁可惜也  
禮萬物中唯人有之人而無禮禽鹿也賢而簡者曰  
小德出八可也通一轉者曰豈近名為我孝悌忠信  
而已適再轉者曰禮豈為我輩設哉由此而之禽鹿  
只隔紗耳賢者之於禽鹿霄壤萬萬而鷹一化鳩不  
可復變近來冠不三加昏不親迎喪不蔬不織舉世  
都然噫彼髮媒犬戎保身五胡戎之我  
有諸內形於外觀乎威儀人焉瘦我外儀有隨俗變

者似不由乎德性而見影可以知表余弱冠時見長  
老無不舉止凝重聲容長而雄其後轉相輕浮短促  
蓋自仕宦者始下延鄉曲到今若有舊樣者便見棄  
即此可知一世之有無德  
貴人行辟人可也近來卿宰舉取賤婆輩轎子乘賤  
婆却僭有屋轎正是倒施也又婦人今皆總角樣不  
髻舅姑前亦這樣極駭然不但儀文有損其兆朕亦  
不祥使姜碩德見之必復洒泣姜於 仁祖朝見柝  
後衣泣曰北胡至矣今貴賤之易轎婦人之不髻何  
特柝後衣而已



金火出書契造而人始巧且明禮樂刑政於是乎不可闕矣大凡人之善惡知愚無古今而上古所事無過乎巢檜食實衣草而已禮樂刑政不大備猶可也後世集百代之巧萬方之可欲所以殫天理而益人慾者倍於古億億而萬理之明只是歸詐而誹謗人使堯舜為禮樂刑政唐虞不可復再然唯此可以防潰馭逸不可一日慢今慢之掃然矣夫人而禽獸是一智巧之狼耳而無馴制之具如何得使不恣虐欲甦死只有末扁俞一事而元不必求於虞取於戎然吾恐陽翟來不得無癭人陽翟人多癭人及憎無癭人

今人生在四色中人各聖已師而蹠人師不但口然心實然不但愚不肖然賢知亦然彼四師者果一聖三蹠則一色人得為真知三為不真知或未必然而聖之蹠之者雜却一分私便四分都不真知理寧有是耶人苟不真知五性中智一端錯矣仁義禮信都皆從而不知試者今日非吾所私不相婚不相師友幼而不相長長孫有貳其祖者臣有惡其君者色色百痛都有由矣大學八間架先格致者此也由來數百年各自世守若姓氏各自性情若天賦同井同間而風俗各別獨其朽短可惡處無不浸染而化臭



侈儉厚薄雅飭浮浪每每不善處此煞關國運夫學問只要正心修身而偏於是非僻於好惡則心如何正身如何修黨議中人雖自謂學通天人名高山斗正修則未也是可哀也已吾家亦以師友姻婭有所世守而先祖嘗有言曰以他人是非軒眉張氣斷斷不已此何事也不肖每誦此以喻子侄 星谷公嘗語沃川公外人疵兄聽兒正改門路沃川公怒曰父兄之前敢言偏論乎星谷出門謝星谷為眉隨徒第而時又位宰相也吾先代家法有如此余少也赴人宴集將罷少輩設博戲余適有事先告

退柳丈行均有士類重望呼余留曰姑留與同席不可先歸以別於人也余心訝之後來余追解其由矣蓋自一番士類罹禍皆臭避名行與世爛熳如一名流聞擬抄選袖戲具而出道又一宰禁兜鞵步履安詳蓋出於不得已也未流遂轉成一副當不佳俗四隣中或有幸其不幸者而幸之者終亦同滔滔噫近世喜陽明者有之而朱子疎宗鞵溪者有之而程子遠其崇源於象坡外問學賤名檢耳不知不覺乃與羈旅功力等學相磁鐵寒心哉老佛莊列諸書固文章也然朱子嘗言泛觀無害但



不必深留意耳愚謂此之味經傳猶飯諸子猶酒酒  
雖美只狂了人而已古禪有不使其徒讀經書懼其  
愛文好而移也

余於先民不敢矮人看場退溪所云豪奴悍僕不可  
與弱子抗論者疑之栗谷之先令後聞論者非之吾  
不曾矮人為也衛武顏之推之賢可掩其篡國失節  
之惡耶吾且隨衆笑而衆亦笑吾笑不和

晉周婦為其母降於苻堅而不仕每見堅或箕踞呼  
堅為氏賊婦之義得堅而伸堅若怒而殺之婦之忠  
孝俱未可全漢之趙苞以殺母而全忠非孝也程子

曰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然則婦是而苞非耶方  
正學以為苞出數百萬賂之以母為請苟利未足盈  
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  
勝也愚則謂正學上項計固好下項計未知其穩也  
然苞不此之為勢有所不宜耶見不及此耶亦不如  
後人空言之易也幸未嘉山賊執其守鄭蕃之父脅  
蕃使降蕃不屈父子俱死若使蕃引程子方寸之義  
而延父一日之命畢竟父子俱死於邦刑其得為孝  
乎程子此義必如徐庶之時與地者方合得下  
李時佐景理以不赴行在赴召分朝疑牛溪余曰牛



溪此時時義嘗引王蠲江萬里為說而行在無召命  
分朝則名所以有赴不赴之異而更有懲閑大義理  
處先生不自言門人亦無明言之者故至今無知者  
蓋其義有難言者時 宣廟播遷龍濟進止視倭寇  
盛衰倭若長驅不止則 上意將出疆內附托分朝  
以興復耳牛溪之意豈不以社稷之臣當戮力疆內  
效死社稷為正耶彼鰲漢兩臣隨駕去卻將號訴天  
朝借兵禦寇然若不幸而天兵莫借龍濟失守則死  
於君為一義然必不徒死溝瀆而必奉至尊討討疆  
內效死社稷與牛溪同歸矣景理以為然

身一許君則不復為吾有必湯之於尹昭烈之於亮  
然後可否則周之賓興可也苟無人君誠禮以致之  
義不可徒把吾身容易委之况躬自要君子後世舉  
業只是要君以是取人而欲其以道事君難矣然居  
是世也或不能不進下第二等義理為貧為功名赴  
舉而其能盡赴舉道理者猶或能死於君直為溫飽  
要君者是患得失人矧不顧廉義鑽曲逆者  
仕有為貧為親者為貧者救貧而止若要富便非也  
為親者亦貧不至闕甘旨則離親而久於外任恐非  
孝子之所安也吾先祖八戎公除安陰以季父岷隱



公年高辭不赴

昔吳郡陸喜之言曰吳國之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身不為諂首者第五也夫周季以來三千年間治少而亂多則其間士之為第一者奚特萬也噫潛而勿用士之不幸然陸生許以第一則正是淪沒輩自慰處

報應天道也而或有驗有不驗大抵氣數將人事陶冶天道與之機幹芒芒乎現化世界似有似無如何若何而此理畢竟得伸伯顏移宋祚而其貌絕類柴宗幹高不<sub>給</sub>人按籍殺太宗子孫而其貌與藝祖相似此又天道極工巧處然天道非必分寸相報朝夕相應印板樣歷落而子胥鞭尸之罪或假手於夫差曹瞞之奸或假手於乾隆其他疎密遲速不可按例推究要是較然不鶻突處八九蓋天地間充滿底是至正至仁之氣人以是氣順之則同氣相求故有培養之理人以不正不仁逆之則反是此報應之所以然也問剗人五臟圖成而殞圍人位牌登圍而仆是其精爽能報復否曰未論精爽天理固當然也然氣



運亦有大小衰旺之不齊精爽無如李慶流者壬辰  
戰亡後夜必昏定於其親八夫人室教釋子書竟三  
年其母五月思柑於空中名呼子與三柑以進其精  
爽如此而何嘗癘滅倭賊耶

母族婚姻亦當計遠近古者齊魯世為昏後世法家  
如呂榮公黃勉齋者亦有之東國無是禮尤庵以為  
夷風然外姓亦血氣相通况舅之子從母之子相為  
服者乎皇明太祖遂禁中表昏愚則謂聖人復起作  
法必以 皇明為準如何

昏因家相補查頓余嘗聞其權輿而未詳出於何書

也爾雅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好古者  
行之可也朋友相補兄弟中國筆札有補友弟今或  
稱損弟皆無妨朱子長於象山九年而亦稱象山為  
老兄然近俗於友人稱弟於其子亦稱弟非矣又書  
尾必有世下記下等補而較門地計年甲恭傲寓焉  
余則依古只書姓名

吾東民庶婚姻無度貧者奔富者僭予居鄉欲禁不  
得朱子嘗申請檢會政和五禮士庶昏取儀式施行  
今之執政者亦當法此定為式行之

許衡云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王守仁非之愚謂士



志於學而如其貧窶之甚則易失素守故許子有此  
說然最先二字固失之太重如云治生亦不可不務  
則為無病

已巳大無予令家人人日食六合又令聚稼粟菁葉  
以故得免死亡按周禮臣妾聚斂蔬材地官均人一  
月上歲食四鬴中歲三鬴下歲二鬴此古人御歛之  
政也且古人未嘗多食一日所食未滿今之一升然  
才氣壽健何嘗踰於今哉食貨志一夫五口治田百  
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入月  
食一石半五人終歲九十石餘四十五石下士之祿

亦準此也王制祭用數之防喪用三年之防一歲之  
食為九十石則九石為祭用九石為喪用三防之一  
餘二十七石為賓客疾病許多之費也人月食一石  
半則一日食五升以周禮推求則升之積為一萬五  
千六百二十五分今我國閭里時行之升其積當為  
八九萬分然則今一升可古五六升令人日食三升  
米猶以為不足民安得不陷於眾耶

甲戌棄子鬻妻啗尸食人無所不有蓋東人善飯故  
遇歎多死一生忍飢底措大免者居多始知樂歲平  
居常宜習於儉約



丙子歲登然國家帑藏都枵然奈何今苟欲實之不  
須用別般周羅只有禁釀使米賤買以充之可不妨  
民一毫而得八路大小釀所靡極多設令是歲百錢  
市三斗禁釀可募致五斗若可禁餅糖等可六七斗  
然後出公錢買之而不使下三斗而已則民無所損  
而國富矣

綿布織治既難又不支久毛裘費工小而輕煖耐久  
東俗何故不服狐狸獠盡入西市可惜吉貝亦有  
西八之漸漸不可長也

雜錄

吾家自先世稱為萬石君家法僉樞公嚴有法度李  
氏完南公大拜後猶有時下塔待罪鹿川星谷兩公  
俱克繼述都正公及時窩公修宗禋勗率遺規史氏  
至以全家孝友美之近來各自遠散宗法頽弛日流  
污下運隨而替夫人家威衰墜繼實為之幾祖先修  
德而興子孫克紹者守成否者敗天理然也吾觀諸  
泚中闕闕者舉多不失祖先餘風或未有盡然者亦  
鮮矣

吾東自國初尚禮俗居喪者無故不肉俗固美矣吾  
祖先亦世世執喪如禮定安公九歲龍巖公十二歲



皆三年行素吾先君泥軒公大疾中猶不徒權雖婦人如永嘉府夫人既寡終身不御肉僉樞公夫人丁風玉軒憂日一歡粥終三年此其最著者近世喪中執禮者蓋或鮮矣五季雖亂猶不如今日於潘起責馬希聲事可見

龍巖公嘗寓陰竹庄庄下閔姓老人為我言我及見龍巖公公嘗訪我當坐處適有錢緡在公不以手却之取袖中扇以却之而坐蓋吾諦視之錢一事一未嘗近口云亮淵兒時長者禁戒於錢最嚴若臭穢不可近者然或有小小出納他物聽兒為至於錢別呼

人使之亮淵既冠將往楊湖無從者先慈以行費納之囊中歎曰士大夫錢八囊中餘無足觀自我犯之傷哉

晚悟公性嚴正有友人子沈某拜候公侍坐由袖中爬癢公責其不敬與却七箇楚當時長老教導之嚴如此俗安得不美近世尊長焉敢爾也於侍生補弟迎接必起拜則辭而止之為下者却驕傲蔑禮五倫中長幼一科陵夷盡矣於是師弟無由而立師弟不立而五倫次第蕩然矣嗚呼

吾宗一派團聚永同冠者可三四十其古來家法余



得聞一二事僉樞公中諱德年多芋窩公樞公顯一  
歲芋窩公命之召必吐哺而趨或有未安之教必待  
罪于庭到老猶然通德公佐諱顯夫人申氏嘗乳芋窩  
公而見芋窩公必正衣加髻而起

家間雜條

教子女衣服惟謹閑習拜跪日必早起衣冠見內外  
尊長必拜尊長出八婦女亦下階迎送嫌疑必遠分  
義必明凡御家以嚴為貴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  
子嘻嘻終吝○仕宦者帶官職雖不能不住城內而  
使子弟在鄉庄一邊治農可也先祖僉樞公常於京

第只留一奴一馬他皆置廣州庄舍以為農作○奴  
婢必擇性順而無能者使之必優其衣食夫奴主以  
義合者也彼不知義理之人若凍餒而驅使之其不  
讎視我者無幾必須恩義并行使之悅我德而畏我  
威可也其犯分凌上則罪雖小必無貸以杜漸鼠竊  
狗齧則罪雖大必寬治之○衣服男子五十以前不  
得衣帛綿布亦無過十升婚時弊布無過十二升麻  
布紵布亦勿用細細行綾褶不得服枕不須綉揮項  
幅巾用綿布鄉紵凡佩服之屬一切勿用華侈婦女  
可御鄉紵唯綾段勿許服婦人冠勿用金簪花辦之



屬忌祭用玉色大紬衣及帶寡居婦人亦於祭時假  
髻皂垂淡玉色大紬衣東俗有服之人必着布行纏  
故無服者不敢着殊可笑冬則雖寒人不必用布夏  
則無服者亦當用布 飲食取克腹而已人之氣力  
非因膏肉而健也肌膚非因膏肉而肥也養以澹泊  
則胃清胃清則少病自健且肥膏肉只為痿痺腫癰  
之崇况習於膏肉則不甘澹泊不甘澹泊則志不立  
而學不固一生顛敗寔由於此士之朝飯夕粥分也  
蔬食分也朱子戒子塾等以為肉多多害令不得過  
一肉晚食不肉更佳時朱子年六十八位躋大夫矣

近來士庶容易殺牛甚非也古者諸侯無故不殺牛  
況士庶乎國法犯者舉家徙邊士子不徒不可手犯  
私市之出亦不宜食故粟谷先生不食牛肉 婚姻  
臨時定議最好幣用綿布或紬勿用錦段玄纁各一  
見新婦勿從俗給禮物冠昏儀節必遵嘉禮備要  
喪事歛不須用錦段棺用附板削去白邊合二為一  
棺内外用漆或火烙之書銘旌於天板不須用槨壙  
中柩衣及翼勿用下棺後用二分厚板環立棺外等  
泥灰橫帶厚一寸發軔時只撓金鐸禁嗥而擔夫歌  
呼念佛之聲切宜禁之梁鴻傳捲席而奠親史氏不



沒其居貧用貧虛地上以實地下非聖人之道也  
祭祀時祭前期七日忌祭三日戒內外潔衣服不吊  
喪前三日主人主婦沐浴剪爪淨掃室堂庭除掃除一  
及前一日侵洗滌器用遷居別室梳牛馬必於遠地  
無使毛飛汚凡行祭儀節一遵喪祭輯笏忌祭祭餘  
不必餼及於隣里朱子凡祭肉齋割之餘及皮毛之  
屬勿令殘穢廢慢予觀人家祭用私屠噫古人祭必  
求仁人之粟而祭之况可用盜賊而祭之乎粟谷先  
生祭不用牛肉蓋國庖邑庖皆於法為私屠故也余  
不能然但村間私屠則不敢用耳大抵禮不耕者無

盛不績者不衰無祿者被饋被饋則不用肉亦無黍  
矣居山者必以魚鱉為禮居澤者必以鹿豕為禮君  
子以為不知禮凡於喪祭只稱家之有無不可強其  
所無趙人耳目○薦新春用新菜新魚夏用櫻桃大  
麥及菰秋用新稻新果冬用青魚或銀魚北魚即木○  
附己已病時所記吾本宗五世貧寒世世喪葬皆未  
能備禮予平生不近華羨蓋有以也明瑞若寅平謹  
識之云云人於四日成服獨無敢或違氣絕熱未及  
退便紛紛匆匆紙裹茅纏骨董杖刷惟以了事為務  
汝輩須先招知舊之知禮者作笏記以行之葬時亦



如之○又附辛丑付昱書吾家近益窮喪祭無可如  
禮吾身後歛以所存衣衾棺厚一寸鐵烙表裏以防  
蟲無漆不必加握手白布帛可也幅巾有裡厚着絮  
可也勿求輓章異日力可立碑只三尺書全州李某  
墓六字然吾先人墓立碑然後可論昔牛溪先生書  
後事付滄浪曰若不從我言是棄父之命焉得為子  
乎汝昱毋敢違忽  
婦人冠有假髻華冠而假髻最古且可吉凶皆着服  
中易以皂色垂喪中布垂或素垂垂長古六寸今數  
尺太多不可

皇明宮女屈氏侍昭顯世子而來 孝廟問髻制傳  
于世其制以鐵條或為機髻裹為之武高一寸措而  
上微殺圍尺半許而缺後二寸缺者容編梁背圓而  
殺梁或削木為之廣三寸半許長六寸許頭尾折而為前後  
柱柱廣皆二寸高前二寸後七分前柱折過矩俯立  
武上武上殺故承柱後柱折末矩而下臨缺處以髻  
裹武左右及梁背前柱用繒約髻編髮從腦而上作  
髻于頭加假髻其上簪之垂組于後 華冠糊紙為  
之武高寸許圍可尺六寸許而圓長上廣下狹梁廣  
四寸許長七八寸兩頭殺跨於武內要穹然而前低



後高用繒裹之有簪編髮為髻而冠之按假髻華冠皆有梁有武

冠得古制

鄉居最可慎者火也作舍時先立祠堂於不逼近地書冊亦別置小庫子一間多則大置厚塗仰壁以土為軒使火不及內穀庫亦如之鄉人補土社度

甲子五月上壽慈闈壽席南向設長幼男女成服丈夫北面西上婦人北面東上皆再拜婦人皆侍立子弟之最長者進立於席前幼者一人執盞立於其左一人執注立於其右長者跪斟酒祝曰伏願備應五福保族宜家壽母飲畢長者俛伏興退與諸卑幼男

女皆拜命諸卑幼坐使侍者遍酌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再拜就坐飲訖命易服進饌泛行酒三巡

同鼎儀 祭未 每飯未必盡行 唯正至朔望及 家禮或貧者雖於禮數且解事長教親矣 則子或貧者雖於禮數且解事長教親矣

### 設席

男尊長位於堂中少東南向有兄弟則一行而西上女尊長堂中少西南向東上內外只有尊長一人則於堂正中衆子位於東壁下西向北上衆孫在其南少退衆婦女西壁下東向例推設鼎于庭具饌



饌品務從儉約豐不過飯羹菜肉醬沉菜六器或時食則數三器而已切禁邪味貴品男女七歲以上各卓

鳴鐘就位

以無鐘代

鳴鐘相禮告于尊長內外盛服男子深衣或道袍或團頰婦人大袖衣內外尊長就位立于席上夫婦相揖有兄弟若兄弟婦則嫂叔相向拜凡拜男拜各南向坐衆男北面西上衆婦女北面東上世各一行并拜見訖各就席坐設尊于堂中少南進饌獻酒

內外執事者進各位饌子弟之尊者一人斟酒跪獻于尊長時卑幼皆立婦娣之尊者一人獻于女尊長凡弟獻則兄起尊長飲訖獻者拜復位娣起而受之降席娣則以尊長命執事者行酒遍酒差以送娣則酌送酌酒拜次長者又獻如右禮凡三行一朝夕而執為之若朝夕食則於婦人闕之可也至於壽席則男女交獻於內外尊長如家禮

徹讀法

相禮讀之尊長或子弟中善談義理者解以俚語使婦女婢僕亦得解法書如小學孝經論語等書



中一篇或隨意作說讀

尊長命易服閑話退

乙未喪禍以後不忍復行同鼎儀為兇輩臨進不  
禁悲傷也茅同鼎儀乃謀習家問禮教者不可遂  
廢之壬寅秋命以余生日行之欲其強懷不敢  
泣而行禮也然躬犯伊川之行戎是甚不安而必欲  
此復行故不以為嫌也兇輩亦體予  
此意吾身後必復勿替謹守成法

吾本宗墓所之散在遠峽者詳其地名坐向而留之  
凡吾兄弟子孫頻頻往省若得少可措手必須立碣  
置田隨類隨莎也 曾王考積城公墓在楊根龍門  
山北麓叢山葛峴村南辰坐艮得辛破辛方三角山  
見繼祖妣金氏墓在楊根舊邑東片霞洞亥坐先考

泥軒公墓在楊根歸歟川陰川谷麻于上頭午坐雙  
峰為案乙辰得乾破乾方江色見元配鄭氏墓在楊  
根西絡面菊露沿沙器店後艮坐繼配姜氏墓在廣  
州池谷紫陽峴癸坐雲陽公墓在利川雀別里丁坐  
元配安氏合祔

遊山錄

金剛大抵天盡造物之巧巧斷三五百里一塊石凹  
者萬千凸者萬千東國人唯此可以慰此生也最高  
凸者為毘盧峰南低為雁門嶺嶺以西曰內山以東  
曰外山毘盧西北枝下有正陽寺南西眾枝環于寺



前可以坐管內山然外山九龍淵後更無瀑萬物肖  
後更無石

四郡山氣蓋鬱而不快往往水石可愛舍人兩澤合  
置亭榭堤川清風多宜陰陽宅

俗離 金剛之後難為山獨俗離令人繾綣玉梁波  
幻又金剛之所無也凡水石佳處不宜生居俗離乃  
兼有之

松嶽 朴淵瀑三分二十餘丈二卧一懸余自見九  
龍未敢有一詩只為李謫仙掛長川三字太逼人更  
無別田地可占 野史道善竹橋血痕信否余不敢

步履其上雲峰血石則嘗見之是齊東語也 杜門  
洞不朝峙等處可見麗朝風節 松都山川秀麗窈  
窕宜其產無數忠孝人 麗朝陵寢聚在一處能得  
到于今守護可見古人深遠見識

沁都 都中山川欠結局百戶閭閻亦不堪有水中  
巖石一險也被剝刷家伐去今成坦津淤泥一險也  
等土作墩垣所謂欲巧反拙

德裕 德裕東有伽椰西有崑崙俗離方丈置諸南  
北蓋巨峽也深不知深險不知險土肥而俗淳平時  
亂時皆可居茂龍黃水



等界尤佳 赤裳有史庫昔我先祖永順君著金石  
一斑記事不諱芝湖續補其尾及奉命晒赤裳史史  
中記壬丙亂時某為臣逃命某為婦就虜者而太半  
是今日廢忠旌烈家也芝湖乃收八金石一斑中世  
之讎此書者蓋多 英廟禁使不行 正廟語李明  
淵此事仍問芝湖家亦有無本草可惜予一覽後乃  
留中不下

智異 智異山盤據十數邑磅礴而晴麗奇峰異石  
非其所屑也枝葉派延粧得無數好箇世界土沃而  
民秀諸洞樹木皆果實可食竹有琅玕 予入智異

獨行悄悄更有一老人獨行邂逅兩相喜老人問余  
姓名門閥甚索蓋欲探色目也余曰子之意余知之  
矣余小民也則爾汝之老少南北中庶類也類之非  
類也非類之耳如何好山水有酒斯劉石飲有詩斯  
元白吟遇患難死生同之而已且羊陸敵國而知已  
張陳同盟而仇讎何必問同異趣老人笑曰但誦所  
作詩與我我自有意見聽數句罷沉吟曰我知之矣  
子可與交者但詩無多作

論詩卷又

壬戌記行

余於壬戌春與俞瀛喬擎柱八金剛以親齋未果而



嘗聞申晚退有言吾於山見金剛於人見粟谷未見  
金剛且讀粟谷書遂讀之畢心自瞿然有警惕意乃  
斷却酒若無此事吾必死於酒矣恨不能多讀是年  
五月觀史記至女為悅已者容士為知己者死自念  
吾於世無知己獨有嶺西琅玕齋先生嘗許以可教  
况今大耋盍亟往拜之即日發行而糗資米具不食  
三日而達仍請教曰某橫逸方外拋却許多光陰令  
頗悔懼而迷不知方願得切膚箴砭先生曰無外乎  
誠敬二字亮曰誠敬固知為徹上徹下工夫而於心  
便同鶻狗然敢請就亮偏枯處下得峻劑先生默然

良久曰君更思之峻劑亦不外乎此余遂辭退而心  
甚無聊曰二百里跋涉徒歸打脫空夫誠敬二字豈  
吾所可擔當者歸路上席破巖俯仰悵然噓噦而已  
忽自激昂曰第當三兩日自試以觀自家心力又思  
之曰古人嘗言誠自不妄語始遂緊緊設施而行行  
至旅舍才與人接語即皆妄語也防口不得噫病如  
膏盲何

丙寅春往春川琅玕齋先生疾病曰余將死死前相  
見幸也余今七十九死亦何恨大兒雖冠學業未就  
次兒今才七歲不能無慮慮意環顧士友所恃者唯



君而相居落落奈何古之君子皆能恬然而終吾亦  
能恬然而終則吾事可了又曰吾平生事為或不無  
而子侄輩所可遵守而誰能有記之者又曰君所業  
此來如何對曰眼青更被世累膠漆况傍無強輔終  
恐乾沒醉夢中秦不屬楚不閑悠悠不濟事耳曰此  
或謙退之辭歟苟如此反不如農工之為愈近思錄  
儘好語孟又不可須臾離明日告歸先生曰得君而  
無由講討恨也長程慎行李此別殊悵

臨淵堂集卷五



